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选期刊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19 4

总第200期

双月刊

本刊实行匿名评审

文献研究

- 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以宋词人考证为例·····宋 娟 (1)
- 《明孝宗实录》所载诏令及其价值探析·····程彩萍 (7)
- 《山左明诗钞》的编纂与价值·····贺 琴 (16)
-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命名考·····周 赫 李德山 (22)

版本研究

- 《颜鲁公文集》版本研究·····李轶伦 (26)
- 萧云从版画《离骚图》诸本优劣辨·····罗建新 罗 丹 (32)
- 解缙与《明太祖实录》三修本·····邓闵旻 (37)
- 明遗民诗人孙学稼诗集稿抄本考论——兼辨几种大型古籍书目之误漏·····吴可文 (42)

校勘辑佚

- 《世说新语笺疏》所载李慈铭批校校正(一)·····张 明 (49)
- 点校本《宋史》《金史》《元史》《明史》订误 13 则·····吕 梁 吕友仁 (58)
- 《全元诗》辑补 55 首·····刘永海 (61)
- 沈德潜佚序辑考·····蓝 青 (67)

人物研究

- 王褒生卒年考·····高 贇 (72)
- 徐渭家世补证——以新见《山阴前梅周氏宗谱》所收墓志为证·····钱汝平 (77)

文史研究

- 《世本·帝系》“炎帝神农氏”学说探赜·····原 昊 (80)
- 采集文化与宋以前采集诗整理·····王 雪 鲍 赫 (86)
- 大足明清寺院经济与地方社会——以碑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鄢宗玲 (92)

博士论坛

- 先秦豕意象的生成及文化意蕴·····孟冬冬 (98)
- 管窥男权视域下的女性人格——以《野叟曝言》中未鸾吹的形象为例·····卢 丹 (102)
- 松意象的诞生与文化蕴含·····李慧君 (106)

研究综述

- 近三十年宋代传状文研究述评·····周丽艳 (109)

CONTENT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Notes in Song Dynasty.....	SONG Juan	(1)
An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 and Its Value of <i>Ming Xiao Zong Shi Lu</i>	CHENG CAI-ping	(7)
A Research on Compiling and Value of <i>Shan Zuo Ming Shi Chao</i>	HE Qin	(16)
A Study on the Naming of Penglai Xuan Geography Series.....	ZHOU He LI DE-Shan	(22)
A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i>The Collected Works of Yanzenqing</i>	LI Yi-lun	(26)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i>The Image of Li Sao</i> by Xiao Yun-Cong	LUO JIAN-xin LUO Dan	(32)
XieJin and the Third Version of <i>MingTaizuShiLu</i>	DENG HONG-Yang	(37)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anuscripts and Copies of Sun Xuejia's Poems—— Discrimination on the Mistakes and Omissions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everal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s	WU KE-Wen	(42)
The Correction of Li Ciming's Collation and Commentary in <i>Shishuoxinyujianshu</i>	ZHANG Ming	(49)
Thirteen Corrections to the Revised Version of <i>Song Shi</i> 、 <i>Yuan Shi</i> 、 <i>Jin Shi</i> 、 <i>Ming Shi</i>	LV Liang LV YOU Ren	(58)
Supplements of 55 Poems to <i>Quan Yuan Poetry</i>	LIU YONG-Hai	(61)
Compilation and Examination on Shen Deqian's Lost Prefaces.....	LAN Qing	(67)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Year of Wang Bao's Birth and Death.....	GAO Yun	(72)
Additional Evidence about Xu Wei's family——on the Newly Discovered Genealogy of Zhou Family in Qianmei Village, Shanyin County.....	QIAN RU-Pin	(77)
The Source of the Theory of Yandi Shennong in <i>Shiben</i>	YUAN Hao	(80)
Collecting Cultur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ng Poetry Before Song Dynasty	WANG Xue BAO He	(86)
Temple Economy and Local Society of Daz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 Investigation Cen- tered on the Inscription Documents	Wu Zong-ling	(92)
The Imagery Research on the Word Shi in Pre-Qin Period.....	MENG DONG-Dong	(98)
Discussion on Female Pers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Chauvinism——Take Image of "Lu- anchui Wei" in Novel Called <i>Ye Sou Pu Yan</i> as Example.....	LU Dan	(102)
The Birth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Pine Tree Image.....	LI HUI-Jun	(106)
The Comments to the Study of Biography and Memories of Song Dynasty in Past Thirty Years	ZHOU Li-yan	(109)

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 ——以宋词人考证为例

宋娟

摘要：宋代笔记是中国笔记文体的成熟时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宋代笔记是《全宋词》编纂修订的重要参考文献。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词》编纂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全方位、深入的词学考证。王仲闻先生在《全宋词》修订中，宋代笔记的文献价值更是得以充分的利用，由于对宋代文献的娴熟，王先生甚至自称为“宋朝人”。本文以唐先生《宋词四考》与王先生《全宋词审稿笔记》为考察对象，综论宋代笔记在《全宋词》编纂中宋词人考证方面的史料价值。对宋代笔记史料的充分发掘意义重大，可为宋词人考证提供更多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宋代笔记；唐圭璋；王仲闻；《宋词四考》；《全宋词审稿笔记》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9)04-0001-06

宋代是中国笔记文体的成熟时期。宋代笔记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唐宋以来，笔记的著作日多一日，因为笔记是杂志性质，内容非常复杂，篇章不拘短长，所以较易写作。这种笔记看来好似无关紧要，其实是绝好的社会史风俗史的资料，有许多东西在正史里寻不到，在笔记里却可以寻到。”^①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宋人本身即有了清醒的价值判断。自宋以来，更是为历代学者所公认。

宋代笔记是《全宋词》编纂修订的重要参考文献。唐圭璋先生在《全宋词》编纂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全方位、深入的词学考证，从而使《全宋词》成为断代文学总集中的典范之作。唐先生《宋词四考》^②分四论：“两宋词人占籍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版本考”、“宋词互见考”，是其编纂《全宋词》词学考证之学最有力的实证。王仲闻先生在《全宋

词》修订中，四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据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王先生曾将修订《全宋词》的考证成果精心整理，已成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③此书未及出版即在文革中散佚，这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然而两位先生考证之力与学术责任感早已经是文学总集编纂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全宋词》编纂修订过程中，宋代笔记发挥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以唐先生《宋词四考》与王先生《全宋词审稿笔记》为考察对象，综论宋代笔记在《全宋词》编纂中词人考证方面的史料价值。

一、宋代笔记撰者有补于史的著述宗旨

关于宋代笔记的数量，2018年《全宋笔记》已经全部出版，共收入宋人笔记477种，汇编成10辑102册，总计2266万字，学界将其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并称宋代文献整理“四大全”。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一向被学术界所公认。对于宋

① 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334页。

② 唐圭璋著《宋词四考》（修订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收稿日期：2018-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笔记与宋代文人生活研究”（18BZW095）。

作者简介：宋娟（1971—），女，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③ “大约经过一年时间，王先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准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钱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很快读完了全稿，让冀勤同志带口信来说：‘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见沈玉成撰《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617页。

士,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①,这是吕叔湘对笔记的评价。陶敏强调“笔记于所记史料的求真,是笔记与小说的本质区别之一”^②。笔记发展至宋代,纪实议论、考据辨证特点渐趋显著。

二、宋代笔记与唐圭璋《全宋词》编纂中的词人考证

宋代笔记史料价值非常重要,在《全宋词》的编纂中,涉及生平事迹资料匮乏的作家作品辑佚考证文献史料,宋笔记的作用凸显。“关于宋词辑佚的历史,从宋代本朝就开始了。”^③从辑佚学角度看,“从现知见的资料来看南宋郑樵大概是第一人。所以,辑佚这种特定的文献现象,被学者认识并加以总结大约是在南宋之初;把它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做出较为系统地论述,是在民国年间;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进行理性探讨,是近十年来的事”^④,这是曹书杰先生对辑佚学历史发展脉络的总括。

宋笔记作为“随笔记录的文体”,在辑录闻见之时,自然将已渐兴盛的词体创作列为重要关注对象。文莹《玉壶清话·序》中表明了这种辑佚意识:

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仅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⑤

从中可见文莹对于文集收藏的重视程度。也正因其“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的广资博考,遂有其《湘山野录》中“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⑥现存考证资料中的最早论断。

唐圭璋先生编纂《全宋词》的全过程始终终以对词人词作精审细致、不厌其繁地反复推敲与考辨。唐先生总结了《宋词四考》各部分主旨:《两宋词人占籍考》:“两宋词人,史鲜传记,述占籍考,使学者知宋词人在当时各省分布情况,并期循籍检志,作各省宋词人评传”,《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人之时代先后,有关词学发展过程,述先后

考,为学者知人论世之资。”《宋词版本考》:“近代词籍繁富,版本各异,伪劣互见,述版本考,使学者知各本词籍同异,及国内公私书库所藏词集概况。”《宋词互见考》:“词篇流传,常有互见,不辨真伪,易滋混乱,述互见考,使学者实事求是,明白真象,不致沿讹袭谬,厚诬古人。”^⑦

唐先生十分注重据宋代笔记资料考订词人基本信息。如王澡其人事迹即据《深雪偶谈》,在《读词札记》中记录了“王澡非汪藻”的考证实录:

“王澡非汪藻”:王澡,字身甫,号瓦全,有《霜天晓角》词咏梅云:“疏明瘦直。不受东皇识。留与伴春终肯,千红底、怎著得。夜色。何处笛。晓寒无奈力。若在寿阳宫院,一点点、有人惜。”见《深雪偶谈》。赵万里误据《全芳备祖》卷一“梅花”门补《彊村丛书》汪藻《浮溪词》。^⑧

有些词人词作多种文献均有收录,词人生平事迹却赖宋代笔记资料以传。如翁元龙,《全宋词》据《全芳备祖》前集卷七海棠门辑录其词1首,据《阳春白雪》卷四辑录1首,卷八辑录7首,据《绝妙好词》卷四辑录5首^⑨,据《浩然斋雅谈》辑录3首。词人小传信息则主要来源于《浩然斋雅谈》:

翁元龙,字时可,号处静,与吴君特为亲伯仲,作词各有所长。世多知君特而知时可者甚少,予尝得一编,类多佳语,已刊于集矣。今复掘数小阙于此。……又如“拗莲牵藕线,藕断丝难断。弹水没鸳鸯,教寻波底香”,真《花间》语也。^⑩

此段资料存录了翁元龙词作四首,《全宋词》据此录入3首,且其人事迹辑录颇详,有其人字号、籍贯、家世等信息,《全宋词》据此撰写词人小传:

翁元龙:元龙字时可,号处静,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吴文英亲伯仲,杜范之客。^⑪从此段资料中尚可以看到翁元龙其人词学成就的其

① 吕叔湘撰《笔记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

② 陶敏等撰《“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③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编订说明》,1999年,第1页。

④ 曹书杰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⑤ [宋]文莹撰,郑世刚等点校《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⑥ “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见[宋]文莹撰,郑世刚等点校《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

⑦ 参见唐圭璋著《宋词四考》(修订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⑧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8页。

⑨ 按:《全宋词》此处文献出处按语注为“以上四首见《绝妙好词》卷四”,其实辑录五首词作,当为统计之误。见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四册),第3732页。

⑩ [宋]周密撰,邓子勉点校《浩然斋雅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⑪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四册),第3732页。按其人籍贯“四明”及仕履“杜范之客”之信息当另据《宋诗纪事》撰录,见[清]厉鹗、马曰琯辑,钱钟书补订《宋诗纪事补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82页。

笔记“资考证”的特点，宋人本身即有了清醒的价值判断。宋代笔记作者自述其素材来源时，多强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或通过他人的记录或口述，或追忆往事、记录旧闻，对特定时期的轶闻轶事、典章地理、民间风尚等辑录成集。作者往往注重笔记内容的有据可考，真实性著录事实、有补于史，成为大多数笔记创作与辑录准则。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序》即表明“要以广记资讲话”的撰写态度：

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余自筮仕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而所纪皆丛脞不次，题曰《青箱杂记》。^①

正因其“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所以对于前世小说“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有着明确的认知，并且自身也本着“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的撰写态度，乃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②的超前见识，乃有“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③的辩证观点。

从宋笔记序中最能看出撰者创作宗旨。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序》：

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乡曲小辩，略而不书，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④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序》：

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以屑屑记录以谈助而已哉！^⑤

欧阳修《归田录·自序》：

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⑥

王得臣《麈史·序》：

故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其间自朝廷至

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盖取出夫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⑦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览之者幸无我消。^⑧

姚宽《西溪丛语·自叙》：

予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歷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因缀辑成篇，目为《丛语》，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⑨张昞《云谷杂纪·卷末》：

太息之余，曩之贮积于方寸间者，于是悉索言之，非敢以千虑一得为夸，盖将识所疑而求诸博闻之士，相与质正焉。凡同于随笔者不录，又往岁尝纪所闻杂事数条，因取而合为一编。^⑩

吴枋《宜斋野乘·序》：

凡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口之所诵，心之所得，随手钞记，目曰野乘。^⑪

“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相与谈说履歷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从宋代笔记撰者的著述态度，明晰感受到其有补于史、以资考证的自我体认。

对于宋笔记撰者身份，张晖做过专项统计：北宋笔记作者大都是官员，占总数的75%……南北宋之间笔记作者是官员的占总数的50%……南宋笔记作者是官员的约占总数的59.7%。而据其所制“宋笔记作者身份及史料记载情况统计表”，笔记撰者中进士出生的人占36%。^⑫从中可见，就撰者身份而言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著述的考辨特质。

对于宋代笔记“资考证”的特点，从历代目录学家分类上亦可窥见一斑。《汉书·艺文志》将笔记列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言其“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⑬，笔记与小说同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之属。《隋书·经籍志》将笔记分

①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②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第46页。

③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第81页。

④ [宋]张齐贤撰，俞钢整理《洛阳搢绅旧闻记》，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⑤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⑥ [宋]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⑦ [宋]王得臣撰，黄纯艳整理《麈史》，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十），第5页。

⑧ [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中华书局，1997年，第21页。

⑨ [宋]张昞撰《云谷杂纪》，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七编一），2015年，第80—81页。

⑩ [宋]吴枋撰《宜斋野乘》，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七编二），2015年，第90页。

⑪ 张晖著《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⑫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列子部小说类和史部杂史类,笔记、小说分流趋向渐显。但纵观目录学史,元以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诸家目录把宋笔记主要划在子部小说类,划为杂家类的较少。而明代的《文渊阁书目》,划归在子部杂家类的宋笔记约占总数的65.8%,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划归在子部杂家类的宋笔记约占总数的49.6%,而划归为子部小说类的仅约占总数的38.1%,可见明清的目录学家已趋向把笔记从子部小说类中分出,单独划为一类。^①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宋代笔记议论考辨文体特征的体认更为明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

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②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

稗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奕。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③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小序》: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训者,以广见闻。^④

“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旁资参考”“寓劝戒,广见闻”,《四库全书总目》对宋笔记史料价值予以肯定,对宋笔记评论多直接指向对其诗词考证的肯定。《猗觉寮杂记》提要:

此编上卷皆诗话,止于考证典故,而不评文字之工拙,下卷杂论文章,兼及史事。^⑤

《瓮牖闲评》提要:

其书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辩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

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于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书所未备。^⑥

《曲洧旧闻》提要:

今考其书惟神怪谐谑数条不脱小说之体,其余则多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惟其中间及诗话文评及诸考证,不名一格。不可目以杂史,故今改入之杂家类焉。^⑦

《贵耳集》提要:

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⑧

《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笔记中诗词之论考证失实者亦有指摘,但却强调其“取其大致之近实可”^⑨“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⑩“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⑪“诸所记录多尚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废言”^⑫,多以肯定的评价。

无论从宋笔记撰者对笔记“资考证”、“可训可法可鉴可诫”创作趋向的自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宋笔记“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旁资参考”的他评,宋笔记史料价值越来越受重视。“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风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021页。

②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039页。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047页。

④ 《澠水燕谈录》提要:“所记诸条,多与史传相出入。其间如谁传佳句到幽都一诗,乃苏辙使辽时寄其兄轼之作,而误以为张舜民。……亦间有舛伪。然野史传闻,不能尽确,非独此书为然。取其大致之近实可也。”[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90页。

⑤ 《归田录》提要:“费衎《梁溪漫志》举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负词名,令加奖擢,亦不试而知制诰,实在杨亿之前,纠修误记。是偶然疏舛,亦所不免。然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90页。

⑥ 《青箱杂记》提要:“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91页。

⑦ 《侯鲭录》提要:“是书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贍。然如第五卷辨传奇莺莺事凡数十条,每条缀之以词,未免失之治荡。欧阳修以艳曲数阙被诬,释文莹著《湘山野录》尚辨其枉。而令峙此书,乃著其居汝阴时挟妓事,载其诗于卷中,未免近诬。……然令峙所与游处皆文祐胜流,诸所记录多尚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废言矣。”[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94页。

① 张晖著《宋代笔记研究》,第22页。

②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397页。

③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769页。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82页。

⑤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018页。

他信息，如翁元龙在当时的词名“作词各有所长，世多知君特而知时可者甚少”“类多佳语”“真《花间》语也”等，是周密对其词成就的评价。

唐先生编纂《全宋词》的全过程一直伴随着作者真伪问题的考辨，从唐先生几种互见词作考证的实例即可窥见宋代笔记在词人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陈郁与陈合：《声声慢》澄空初霁……《宝鼎现》虞弦清暑……案以上二首陈郁词，见《随隐漫录》。《钦定词谱》并误作陈合词。^①

陈参与陈与义：《木兰花慢》北归人未老……案此首陈参政词，见《志雅堂杂钞》。金本《花草粹编》卷二十一妄改作陈与义。^②

陈郁与文及翁：《念奴娇》没巴没鼻……案此首陈郁词，见《钱塘遗事》，盖讥贾似道者。《古杭杂记》《庶斋老学丛谈》并载郁作此词。惟《花草粹编》作文及翁词，盖误传也。^③

惠应庙神与江衍：《锦缠绶》屈曲新堤……案此首为江衍传惠应庙神之作，见《异闻总录》卷二。《词谱》即误以为衍作。^④

张昇与杜衍：《满江红》无名无利……案此首张昇词，见《青箱杂记》。《花草粹编》误作杜衍词。^⑤

我们会发现唐先生考证互见词作的重要依据，便是宋笔记的词学本事资料。以上分别据《随隐漫录》《志雅堂杂钞》《古杭杂记》《庶斋老学丛谈》《异闻总录》《青箱杂记》，考证了互见词作的归属问题。王兆鹏先生将唐先生辨伪的方法总结为明先后，察源流、证本集，考本事，据题序，参和作，依题跋，验方言。方法之三为“考本事。各本互见，则据有关本事记载而断”。^⑥宋笔记就其文体特点而言，“信笔写成，不拘一格的文字。内容广泛，或写读书心得，或记名人轶事，或叙见闻杂事。篇幅短小，形式活泼”，^⑦就其内容功能而言，“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⑧，无论从文体特点，还是从内容功能上看，笔记详于本事记载的特点使其在词人考证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王仲闻在《全宋词》修订中对宋代笔记文献的利用

王仲闻先生对于《全宋词》修订所作出的贡献已被学界所公认，其间所撰《读词识小》未及出版便于“文革”中散佚了。沈玉成先生当时作为该书的责任编审，对王先生考证功力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历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⑨

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⑩

王先生修订《全宋词》时与唐先生商讨修订各项事宜的书信往来幸存，2009年中华书局于档案馆一经发现这些书信底稿，便影印出版。《全宋词审稿笔记》的每一页甚至每一条中都饱含着王先生精审的考证精神。唐先生对于王先生修订《全宋词》的贡献赞美感激之情时时溢于言表，在1961年9月1日致龙榆生的信函中肯定王先生修订之功：

《全宋词》弟亦无力整理（按：唐先生其时正患关节炎），去年交与北京中华书局修订，编辑部托王仲闻整理，费尽他九牛二虎之力。彻底修订，修改小传（本来只是沿袭朱、厉之书），增补遗词，删去错误，校对原书，重排目次，改分卷数，在在需时。现闻已大致就绪，不过出书恐又明年矣。^⑪

在词人直接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王先生非常重视利用宋笔记文献，充分发掘新资料及外围资料，如利用家世、交游等资料。借助家世信息增订

①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第361-362页。

②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第364页。

③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第366页。

④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第372页。

⑤ 唐圭璋著《词学论丛》，第382-383页。

⑥ 王兆鹏著《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

⑦ 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994页。

⑧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

⑨ 沈玉成著《回忆中华书局·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附录》，第618页。

⑩ 沈玉成著《回忆中华书局·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附录》，第616页。

⑪ 夏承焘著《夏承焘集·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词人小传，是前辈先贤常用的有效方式。在《全宋词》修订中，王先生与唐先生常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胡惠斋之父，《游宦纪闻》云：胡晋臣。

《齐东野语》云：胡元功（或胡与可元功，南宋又另有胡与可）。未知此二胡是否即一人？

（胡晋臣《宋史》有传）先生有考否？小传内如须修改，请示知。（唐先生批注：“目前亦不能辨。”）^①

黄子由之妻胡惠斋，《全宋词》以为名与可。《齐东野语》记载或可作与可元功，则与可或为其父之名或字。究竟胡惠斋是否名与可，请尊核。（唐先生批注：“不知《蕙风词话》提过否？”）^②

《全宋词》第四册（修订后）胡惠斋词人小传：

惠斋，平江（今江苏苏州）人。胡元功之女。尚书黄由之室。^③

在据《四朝闻见录》辑录词作时，王先生曾向唐先生询问多方面问题：

稿二九八（原二九九）卷新据《四朝闻见录》补无名氏失调名一首，与知不足斋丛书本有异，前请查核，条上未得尊复。文字是否无误及卷数？所据是何种本子，请再查示。^④

王先生对于辑录词作的文献《四朝闻见录》，不仅对其不同版本异文情况穷追不舍，而且对于采录宋笔记作为文献来源的版本亦很重视。

邢俊臣词出《寓简》，第一首题似误，第三首文字亦有问题，疑尊据者非知不足斋丛书本，而为其他本子，请就尊据本核第一首词题及第三首文字是否无误。^⑤

对于出自《寓简》的邢俊臣词，王先生追问文献出处版本，细致探查其中讹误，体现了其对笔记文献校勘的重视程度与对宋笔记典籍的熟悉程度。

王先生对宋笔记中残篇断句的作者归属尤其重视，在《全宋词》修订中，既有向唐先生提出问题征询解决的意见，有时直接展示考证结论：

此次新据《岁时广记》补“翠盖盈盈红粉面，叶底荷花解语”此二句似已见端午贺新郎词，请复核，并请示知应否删去。（唐先生批注：当删。）^⑥

《岁时广记》卷八无名氏断句“钗头燕，

妆台弄粉，梅额故相夸”三句似已见吴则礼《北湖诗余》，可删。请复核。^⑦

王先生多据夯实的文献功底得出考证结论：

卷二〇五（原二〇六）王迈断句，出自《齐东野语》者，所引未全。尊示云：涵芬楼本只这两句，经检此间所有涵芬楼排印本，确有三句，第三句为“押去琼崖”，疑尊处所据，或为误本。应否补入，请即示知。

又按此断句疑即王迈《沁园春》“首尾四年”一首之末三句，经过传抄而文字稍异，请考虑需否删去。（唐先生批复：可删）^⑧

修订后《全宋词》据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九辑录王迈《沁园春》“首尾四年”全篇，《齐东野语》中所见三句断句已删。^⑨

这种高屋建瓴亦缘于王先生对宋笔记典籍的熟识程度，沈先生对此非常钦佩：

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历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回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⑩

据笔者统计，《全宋词》据宋笔记文献存录生平事迹的词人有157人，考证存目词作者归属问题有73首，这些数据充分证明《全宋词》编纂修订中宋笔记在词人考证中的史料价值。季羡林先生强调：“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⑪总体观照唐先生、王先生著述，可总结《全宋词》编纂中运用笔记史料的原则方法，以期深入开拓笔记文献的利用。

（责任编辑：闫丽）

①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490页。

②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56页。

③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四册），第2918页。

④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152页。

⑤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429页。

⑥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153页。

⑦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457页。

⑧ 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第135页。

⑨ 见唐圭璋撰，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四册），第3223页。

⑩ 见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词审稿笔记·附录》，第615页。

⑪ 季羡林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序》，张燕瑾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页。